

滿六虛則塞矣。天地之間而不觀其端倪也。廢之莫知其所則入於窈冥之間而莫窺其朕兆也。速玄者玄亦速之亦非有心者所能得。遠近玄者玄亦近之亦非无心者所能得。近惟即然而識者乃能得之。惟率性而行者乃能成之道之在我其无所失矣。故古之人知而忘言是為真知。乃无所不知能而不為是為真能。乃无所不能若夫聚塊也積塵也藏於莫為豈所謂道者哉。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十一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十二

德一

晉張湛 唐通事舍人盧重玄解

宋政和訓 宋左丞范致虛解

和光散人高守元集

湯問 張曰夫智之所限知莫若其所不知而世所見以限物是以

大聖發問窮理者對也。虛曰夫萬物之情各貴其生不知養其所法生而愛身以喪其生故此篇去形全以生通其情通性達以契其道也。以物不可窮世之人以耳目之所及而期視聽之所不至則淺矣。花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談則居之所問華之所答固未易為淺見寡聞者道也一曲之者士神其運度乃以是篇所談為迂誕者真異哉。

殷湯問於夏華 華字莊子音華曰古初有物乎 疑直

今之所以有物由古之有物故也

後之人將謂今之無物可乎

後世必復以今世為古世則古今如循環矣。設今後人謂今亦无物則不可矣。政和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天地之間古猶今也。

殷湯曰然則物無先後乎。夏華曰物之終始初無極已始或為終終或為始惡知其紀。今之所謂終者或為物始所謂始者或是物終終始相循竟不可分也。然自物之外自事之先朕所不知也。

謂物外事先廓然都无故无所措言也。盧曰後世必以今日為古何殊今日問古耶安得无物也由湯以上古為先然則物始事先更相前後此不可知也。政和无端之紀莫知其極始終之不可故。又烏知先後之所在然在物之內雖時无止始終先後猶有數焉故曰烏知其紀而已。自物之外自事之先以智之所知而窮其智之所不知則亦惑矣故曰朕所不知也。

范曰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乎。仲尼告之曰古猶今也蓋時徒不留物逝无舍昔日以為今者今日視之則為古矣。今日以為今者後日視之則為古矣。然則後何以異於今而今何以異於昔耶爰自

氣母一判參差萬類充初兩間有始者必有終有終者必有始始終相反如環無端自非大明終始者焉知其所始焉知其所終雖然終始无故惟其時物猶可得而致知也若夫自物之外有不物者存自事之先有無事者存無古無今无始无終雖聖人於此殆亦未之或知也

殷湯曰然則上下八方有極盡乎

湯革雖相答然於視聽猶未歷然故重發此問今盡然都了

革曰不知也

非不知也不可以智知也

湯固問革曰無則無極有則有盡朕何以知之

欲窮無而限有不知而推類也

然無極之外復無無極無盡之中復無無盡

既謂之無何得有外既謂之盡何得有中

所謂無無極無無盡乃真極真盡矣

無極復無無極無盡復無無盡

或者將謂無極之外更有無極無盡之中

復有無盡故重明無極復無無極無盡復無無盡也

朕以是知其無極無盡也而不知其有極有盡也

知其無則無所不知不知其有則乃是真知也

知也

政和若域之內則上下八方為有若方之外則上下八方為無自有觀微則有極盡

自無觀妙則無極盡故湯之問革而革多以不知為言也

以不知為言也

范曰夫物量無窮焉至而倪小大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則迷亂而不能自得

矣上下八方豈易得而致知耶故無則無極上下八方則非超於無者也有則有盡

上下八方則已墮於有者也自人觀之但見其無極而已而無極之外豈更有無極

者哉但見其無盡而已而無盡之中豈更有無盡者哉朕以是知其無極無盡也而

不知其有極有盡也是乃窮理之言也

湯又問曰四海之外更有無極無盡之中

也

盧曰言無安得有極盡耶是以道無不遍無之謂也體用俱大非虛實無有也

湯曰汝奚以實之革曰朕東行至營人民猶是也問營之東復猶營也西行至幽人

民猶是也問幽之西復猶幽也脫以是知四海四荒四極之不異是也

海四荒四極義見爾雅知其不異是問

則是是矣

盧曰四方窮之不可盡皆有生死愛惡父母妻子故知四荒四極之外不異營幽之內則是是也

政和天地覆載道為之公四方無窮無所吟域觀於遠近何殊之有

范曰中天地者為中國外於中國者為四夷五方之性雖曰不同五土之宜雖曰各異姑即其所有者而言之則四海之外亦

莫異於齊州乎故距齊以東其行至營人民猶是問營之東復猶營也則東至日所

出從可知矣距齊以西其行至幽人民猶

是問幽之西復猶幽也則西至日所入從可知矣用是以觀故知四海八荒四極之不異是也傳曰東至於泰遠西至於幽國南至於濮鉛此至於祝栗謂之四極蘇竹北戶西王母目下謂之八荒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

故大小相舍無窮極也含萬物者亦如含天地

夫含萬物者天地容天地者太虛也

含萬物也故不窮

乾坤合化陰陽受氣庶物流形代謝相因不止於一生不盡於一形故不窮也

舍天地也故無極

天地籠罩三光包羅四海大則大矣然形器之物會有限極窮其限極非虛如何計

天地在太虛之中則如有如無耳故凡在有方之域皆巨細相形多少相懸推之至無之極豈窮於一天極於一地則天地之與萬物互相包裹迭為國邑豈能知其盈虛測其頭數者哉

朕亦焉知天地之表不有大天地者乎夫太虛也無窮天地也有限以無窮而容有限則天未必形之大者然則鄒子之言蓋其掌握耳亦吾所不知也

夫萬事可以理推不可以器徵故信其心智所知反而不知所知之有極者膚識也誠其耳目所聞見而不知視聽之有限者俗士也至於達人融心智之所滯玄悟智外之妙理豁視聽之所闕遠得物外之形若夫封情慮於有方之境循局步於六合之間者將謂駕載盡於三墳五典歸藏窮於四海九州焉知太虛之寥廓巨細之無限天地為一宅萬物為游塵皆拘短見於當年昧然而俱終故列子闢無內之至言以坦心智之所滯恢無外之宏唱以開視聽之所闕使希風者不覺矜伐之自釋束教者不知桎梏之自解故剗研儒墨指斥大方豈直好奇尚異而徒為夸大哉悲夫聯周既獲譏於世論吾子亦獨以何免之

乎盧曰夫神道之含萬物也故不窮陰陽之含天地也故無極天地萬物之外我所不知以辯之非謂都不知也政和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為萬

物之母者天地故含萬物而不窮為天地之始者道故含天地而無極天地空中之一細物而道包之則天地之表固有大有於天地者矣

范曰小者不同而別大者覆入而同之惟天地為能覆載萬形惟太虛為能包裹六極大小相舍孰知其所以然哉以其含萬物也故莫知所窮此所以盈天地之間者惟萬物以其含天地也故未始有極此所以天地雖大未離其內然則天地者是直空中之細物有形之最巨者耳安知無形之表而有大有於天地者哉此可以意了難以言論故每執之以不知也然則天地亦物也物有不足故昔者女媧氏鍊五色石以補其闕

陰陽失度三辰盈縮是使天地之闕不必形體虧殘也女媧神人故能鍊五常之精以調和陰陽使晷度順序不必以器質相補也

盧曰張湛此注當矣

斷麓之足也以立四極其後共工氏與顓瑣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

共工氏與顓瑣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恃其強與顓瑣爭為帝顓瑣是黃帝之孫不周山在西北之極

折天柱絕地維故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故百川水潦歸焉

盧曰亂常敗德則為折天柱絕地維也是以聖人知天道損有餘補不足故三光百川得其大要也

政和鍊石補闕斷麓立極蓋聖人財成輔相之道日月星辰就于天之西北百川水潦歸于地之東南則其勢然也

范曰易以乾為陽物坤為陰物則天地猶未離乎物也故古之人或鍊石補闕斷麓

立極或折天之柱絕地之維天地雖大猶不能全則彌綸範圍豈無所待耶日月星辰其行也左旋則以天不足西北故也百川水潦其流也東注則以地不滿東南故也黃帝書曰天不足西北故北陰也而人右耳目不如左明也地不滿東南故東南陽也而人左手足不如右強也近取諸身而天地之大可見矣

湯又問物有巨細乎有修短乎有同異乎章曰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

事見太荒經詩含神霧曰東注無底之谷其下無底

稱其無底者蓋舉深之極耳上句云無無極限有不可盡實使無底亦無所駭

名曰歸墟詳于八絃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焉

八絃八極也九野天之八方中央也世傳天河與海通

盧曰大空無底者言大道之無能窮盡者

也至微至細入於無間者不過水也注之無增減者萬有無不含容者也

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其山高下周旋三萬里其頂平處九千里山之中間相去七萬里以為鄰居焉其上臺觀皆金玉其上禽獸皆純縞珠玕之樹皆叢生華實皆有滋味食之皆不老不死所居之人皆仙聖之種一日一夕飛相往來者不可數焉

兩山間相去七萬里五山之間凡二十八萬里而日夜往來往來者不可得數風雲之揮霍不足逾其速

盧曰有形之物生於大道之中而增飾翫好而不知老不知死動用不住倏往忽來無限數也

而五山之根無所連者

若此之山猶浮海上以此推之則凡有形之域皆寄於太虛之中故無所根蒂

常隨潮波上下往還不得暫峙焉

盧曰眼耳鼻舌身為五根隨波流不得暫

止也此舉世皆隨聲色香味染著而不得
休息乃至忘生輕死以殉名利不知止慮
還源養神歸道者也

仙聖妻之訴之於帝帝恐流於西極失群仙
聖之居乃命禹彊

大荒經曰北極之神名禹彊靈龜為之使
也

使巨鼈十五舉首而戴之

離騷曰巨鼈戴山其何以安也

迭為三番六萬歲一交焉五山始峙而不動

○ 虛曰夫形質者神明居也若五根流浪而
失所守則仙聖無所居矣莊子云一受其
成形不亡以待盡若五根漂蕩則隨妄而
至死矣一生虛過豈不哀哉故大聖作法
設教以止之五根於是安矣五塵以對
之五識以因之故云十五也因心以辨之
故云三番六萬歲一交耳自此知制五根
之道也

而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步而暨五
山之所一釣而連六鼈合負而趨歸其國灼

其骨以數焉

以高下周圍一萬里山而一鼈頭之所戴
而此六鼈復為一釣之所引龍伯之人能
并而負之又鑽其骨以卜計此人之形當
百餘萬里鯨鵬方之猶蚊蚋蚤虱耳則太

虛之所受亦奚所不容哉

虛曰伯者長也龍有力之大者也以喻俗
中之嗜慾矜夸愛貪縱情求以染溺而為
鈞負六情以自適豈徒失其所守乃更毀
而用之也

○ 於是位與貫嶠二山流於北極沈於大海仙
聖之播遷者巨億計

虛曰俗心所溺唯聲色為重君子小人因
於名利也故曰二山流焉愛溺深重喻之
大海神識流浪不可勝言

帝憑怒也 大侵滅龍伯之國使阨侵小龍伯
之民使短至伏羲神農時其國人猶數十丈

山海經云東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大人之
國河圖玉板云從崑崙以此九萬里得龍
伯之國人長四十丈生萬八千歲始死

虛曰大聖惡夫嗜慾之為害也乃立法以
制之因聖智之赦行故其國漸小然神農
雖治猶數十丈焉者蓋人不能滅之但減
削而已

范曰傳稱東海之外有大壑即此所謂大
壑也其下無底則傳所謂東注無底之谷
是已名曰歸墟則所謂尾閭泄之是已八
紘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
無減則又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不以
頃刻推移不以多少進退有如此者嘗考

○ 太史公言三神山在渤海中諸仙人及不
死之藥皆在焉未至望之如雲及到即引
而去豈此所謂五山者耶故非仙聖之種
莫能居此然五山之根無所連者帝恐流
於西極乃命禹彊之神戴以巨鼈之首而
五山始峙不動龍伯之國有大人焉數步
而暨五山之所一釣而負六鼈以歸負嶠
之山遂沈於大海仙聖之種乃為之播遷
帝大怒於是侵滅其國侵小其民至伏羲
神農時其國人猶數十丈然則傳所謂東

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大人之國得非此所謂大人者歟

從中州以東四十萬里得僂僂國人長一尺五寸神書

東北極有人名曰諄人長九寸

見山海經詩含神霧云東北極有此人既言其大固明其小耳

范曰五山戴於巨鼈一鈞連於龍伯以明物之巨者如此僂僂國之短人一尺五寸

東北極之詩人九寸而已以明物之細者

如此大智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又何以知毫末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

以知天地足以窮至大之城

荆之南有雲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朽壤之上有菌芝者生於朝死於晦春夏

之月有蟻蚋者因而雨而生見陽而死

盧曰苟有嗜慾失其真焉則形巨者與形小長壽者與促齡亦何異也故知上極神仙下及蟻蚋迷真失道情慾奔馳其喪一

也

范曰冥靈大椿莊子所謂大年也菌芝蟻蚋莊子所謂小年也時有久近數有多寡覺此而冥焉者遠而不悶極而不改則眾人安用知彭祖之為久而匹之乎

終髮壯之壯莊子云有溟涬者天池也有魚

焉其廣數千里其長稱焉其名為鯨有鳥焉其名為鵬翼若垂天之雲其體極焉

莊子云鯨化為鵬

世豈知有此物哉

既其所常見習其所常聞雖語之猶將不信焉

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聞而志之

夫奇見異聞衆所疑焉益堅豈直空言謠

怪以駭一世蓋明必有此物以遺執守者之固陋除視聽者之盲聾耳夷堅未聞亦古博物者也

范曰鱗矣外乎下能潛而不能飛鯨者滄

也麗乎陰者也羽矣亢乎上能飛而不能

潛鵬者飛也麗乎陽者也鯨雖大尚未免乎陰陽之類世之俗儒拘耳目之近遂以為無是物也又烏知所謂無極無盡者哉故列子必託言於大禹伯益夷堅之徒者以其說古固有之非直肆空言以駭一世故也

江浦之間生廉蟲其名曰焦螟群飛而集於蚊睫弗相觸也栖宿去來蚊弗覺也離朱子羽方畫拭背揚眉而望之弗見其形

離朱黃帝時明目人能百步望秋毫之末

子羽未聞

鯨俞師曠方夜撫耳俯首而聽之弗聞其聲鯨俞未聞也師曠晉平公時人夏葦無綠得而稱之此後著書記事者潤益其辭耳夫用心智賴耳目以視聽者未能見至微之物也

唯黃帝與容成子居空桐之上同齋三月心死形廢

所謂心同死灰形若枯木

徐以神視

神者寂然玄照而已不假於目

塊然見之若嵩山之阿

以有形涉於神明之境嵩山未足喻其巨

徐以氣聽

氣者任其自然而不資外用也

砰然聞之若雷霆之聲

以有聲涉於空寂之域雷霆之音未足以

喻其大也

虛曰苟有形聲之礙也則積壤成山聚蚊

成雷塊然見之砰然聞之不足多怪

○ 范曰離朱子羽古之明目者然視止於有

形而無形之上有所弗見臙俞師曠古之

聽耳者然聽止於有聲而無聲之表有所

弗聞唯黃帝容成居空桐齋三月心若死

灰其神凝矣形若槁木其容寂矣視以神

而不以目聽以氣而不以耳故江浦之間

焦螟群集向也離朱子羽方晝拭背揚眉

而望之弗見其形今則塊然見之若嵩山

向也臙俞師曠方夜植耳俛首而聽之弗

聞其聲今則砰然聞之若雷霆細大之倪

孰知其所以然哉且由衆人觀之則鯢鵬

也麼蟲也其相去之遠豈可勝言哉由無

極盡之際觀之則二者均為物耳何足以

相過與

吳楚之國有大木焉其名為檮音樹而冬

生實丹而味酸食其皮汁已慎厥之疾齊州

珍之渡淮而此而化為枳焉音鴉鴉不踰濟猶

踰汶則死矣地氣使然也此事長雖然形氣

異也性鈞已無相易已生皆全已分皆足已

吾何以識其巨細何以識其脩短何以識其

同異哉

萬品萬形萬性萬情各安所識任而不執

則鈞於全足不顧相易也豈智所能辨哉

○ 虛曰陰陽所生土地所宜神氣所接習染

所變皆若是也復何足以辨之哉

政和巨細形也脩短數也有形與數同異

之名立矣四方之外六合之裏有萬不同

孰知其極大禹伯益見而名之則猶接於

耳目心知之間黃帝容成神視氣聽則已

造乎微妙玄通之表觀道之人不隨其所

廢不原其所起有性皆鈞有生皆全有分

皆足知此而已又何必識其巨細脩短同

異之所止哉

○ 范曰考工記曰楠踰淮而北為枳鴉鴉不

踰濟鴉鴉汶刻死地氣然也其言蓋本乎

此夫物生天地間盈虛異形消息異氣而

性之所稟有自然而不可易者生皆全已

一無或虧分皆足已一無或歎巨細也脩

短也同異也覺而冥之曾無分致真必致

知於其間耶莊子之逍遙遊義與此合

○ 大形王屋二山

形當作行太行在河內野王縣王屋在河

東東垣縣

方七百里高萬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陽之北

北山愚公者

俗謂之愚者未必非智也

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

○ 虛曰形乃反懲戒也創也草政也

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謀曰吾與汝

畢力平險指通豫南達于漢陰可乎雖然相

許神也其妻獻疑

獻疑猶致難也

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損魁父之丘如大形王屋何

魁父小山也在陳留界

且焉置土石雜曰投諸渤海之尾隱土之北

淮南云東北得州曰隱土

遂率子孫荷擔者三夫叩石墾壤箕畚運於

渤海之尾鄰人京城氏之孀妻也有遺男

始亂跳往助之寒暑易節始一反焉河曲智

叟笑而止之

俗謂之智者未必非愚也

曰甚矣汝之不惠以殘年餘力曾不能毀山

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長息曰汝心

之固固不可徹曾不若孀妻弱子雖我之死

有子存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又有子子

又有孫子子孫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

若而不平河曲智叟亡以應

屈其理而服其志也

操蛇之神聞之

大荒經云山海神皆執蛇

懼其不已也

必其不已則山會平矣世咸知積小可以

高大而不悟損多可以至少夫九層起於

累土高岸遂為幽谷苟功無廢舍不期朝

夕則無微而不積無大而不虧矣今砥礪

之與刀劍相磨不已則知其將盡二物如

此則丘壑消盈無所致疑若以小大連連

為惑者未能推類也

告之於帝帝感其誠

慮愚公之至心也

命夸娥氏二子

夸娥氏傳記所未聞蓋有神力者也

負二山一層朔東一層雍南自此冀之南漢

之陰無隴斷焉

夫期功於旦夕者聞慮暮而致歎取美於

當年者在身後而長悲此故俗士之近心

一世之常情也至於大人以天地為一朝

億代為瞬息忘懷以造事無心而為功在

我之與在彼在身之與在人弗覺其殊別

莫知其先後故北山之愚與秦妻之孫足

以晒河曲之智嗤一世之惑悠悠之徒可

不察與

盧曰此一章與也俗安所習而隨於眾眾

所共者則為是焉雖皆惑所經從生至死

生既流蕩無已死又不知所之愚者營營

於衣食以至終君子營營於名色以至死

咸以為樂天知命自古而然若夫至學之

人必至於求道忘生以契真聞斯行諸不

計老少窮生不聞神或感而自通故易曰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然後形礙之可忘至

平之理暢矣

政和平險而達之者去其有形之弊帝感

其誠者造乎不形之妙河曲之叟累乎形

之有盡而不知夫道之無窮以智笑愚曾

不知純純之愚為大智也

范曰懸崖之溜穿石單極之硬斷輪水非

石之鑽繩非木之鋸靡使然也體道之人

審燭厥理以古今為一息以生死為一條

萬強行之志無期效於俄頃之間持不息

之誠無要功於歲時之近等視世間萬事
 豈嘗所謂難者耶故太行王屋二山峙冀
 州之南跨河陽之北方七百里其崇萬仞
 可謂高且大矣然未離形數可得而平焉
 此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憊山此
 之塞出入之迂也於是聚族合謀畢力平
 險荷箕畚運土石投諸隱土之北置諸渤
 海之尾所以去之可謂速矣許之者有雜
 然之衆助之者有始亂之男獻其髮者有
 所弗聽笑而止者有所弗顧以無窮匱之
 子孫平不加增之土石所以持之可謂久
 矣彼其不已若是其卒也懼操蛇之神威
 夸娥之子力負二山之險俾無隴斷之登
 嗚呼愚而復智之極也是其所以為愚公
 者與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十二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十三

湯問

德二

夸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逐之於隅谷之際
 隅谷者虞淵也日所入
 渴欲得飲赴飲河渭河涓不足將走北飲大
 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尸膏肉所浸生鄧
 林鄧林彌廣數千里焉
 山海經云夸父死棄其杖而為鄧林
 盧曰夫人一至以析道則去有以契真若
 將待能以求勝則步影而不及及其契真
 也則形盡平焉及其追末也則喪生以見
 跡跡之著也鄧林所以生真之契也立隴
 所以平也
 政和變化推遷莫知其極斯人之為秋栢
 夸父之生鄧林其有機緣而不得已者耶
 范曰傳稱夸父死棄其杖而為鄧林此所
 謂夸父是也逐日於隅谷之際赴飲於河
 渭之間卒焉此走大澤未至而死豈非以
 太自累而不量其力者耶
 大禹曰六合之間四海之內照之以日月經

之以星辰紀之以四時要之大歲神靈所生
 其物異形或夭或壽唯聖人能通其道
 聖人順天地之道因萬物之性任其所適
 通其運順使羣異各得其方壽夭咸得盡
 其分也

政和日月有明故日照星辰成列故曰經
 四時有存故曰紀太歲總焉故曰要神靈
 所生言天地之所生蓋天神而地靈也其
 物異形或夭或壽聖人遊乎萬物之所終
 始而通物之所造故曰唯聖人能通其道
 夏華曰然則亦有不待神靈而生不待陰陽
 而形不待日月而明
 夫生者自生形者自形明者自明忽然自
 爾固無所因假也
 不待救戕而夭不待將迎而壽
 自天者不由禍害自壽者不由接養
 不待五穀而食不待繒纈而衣不待舟車而
 行其道自然
 自然者都無所做也
 非聖人之所通也